

“月眠坞” 的女生



叶梓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月眠坞” 的女生



梓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月眠坞”的女生/叶梓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12

ISBN 7-80171-072-X

I. 月…

II. 叶…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8821 号

“月眠坞”的女生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100021)

华北石油廊坊华星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5 字数 196 千字 插页 2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80171-072-X/I·49

定价:16.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 邮编:100007 1136 信箱

青春年华的大学生谁个没有爱恋的萌动？

靓丽的女生周围总是萦绕着众多男生那驱之不散的热眼。

是谁惹出了师生恋？是谁陷入了互作多情的“怪圈”？

亮丽女孩心中的“白马王子”果真就是帅哥吗？

——女孩的心思不好猜，女孩的心难以猜！

有悲、有喜、有哀怨、有悔恨，纯情的爱令人也

禁不住落下热泪……

她们 行走在宽阔的道路上
敞开水晶马车的门

梦想演绎着纯净和美丽
疼痛、忧伤只是空中的尘埃

她们的头顶缀满星星
胸前盛开钻石般的玫瑰
时间的魔杖在她们手里

无数的明天
等于无数的奇迹
令她们快乐不已

.....



1 静悄悄的玫瑰

XIAO YUAN FENG QING

雨后初晴，整个校园都显得湿漉漉的。

蒸腾的热气悬在头顶，像一张没有边际的网。路边有几棵木槿树，紫色的花滚着水珠，在风里微微颤动，又摇摇晃晃地落下来。一只小鸟啁啾着，如箭飞过。

两个年轻人走在甬道上。女孩短短的头发，别了一枚沙色藤木头饰，一件柠檬黄印花衬衣扎进绣花苔绿纱裙里，裙边、胸前缀着几只淡黄的小蝴蝶布艺，总是振翅欲飞的样子，别致而引人注目。远远看去，女孩一脸的阳光，清秀如水中莲花。男孩比女孩高出半头，眉目俊朗，样子很精神。

到了路口，男孩停下来，对女孩说：“我想邀请你……”他没说完，从口袋里掏出两张票。

“别告诉我是去看降级足球队表演。我怕自己恶心。”女孩开玩笑说。近几天甲级联赛正如火如荼。

“我对脚臭的承受能力不比你强。”

“那是电影票了？”

“我最怕被人拒绝。”

“你真不走运。星期天我旁听中文系的电影美学课，上午老师讲，下午看样片。那可是精神大餐。”

“晚上呢？”

“温习功课，下周考试，佛脚都没得抱了。”女孩说。

男孩有些失望，眼睛里像有条小鱼吐了几个希望的泡泡，



又沉了下去。他觉得自己的勇气受到了打击，但他告诉自己要振作。他是真心喜欢这个女孩的。已经喜欢了很久。

女孩很随意地耸耸有些俏皮的小鼻子，一双大眼睛显得聪明而单纯，脸上流露出自信而又敏感的神情。她看看男孩，不说话。

这时，一个穿浅灰绉绉衫、亮光斜边长裙的女孩骑一辆单车过来。停下来，她伸手拍了一下女孩的肩。“朱晓蕾，也不给我介绍一下，这是谁啊？”

朱晓蕾看她一眼，给两人做了介绍：“这是法律系法学班宋文轩；这是我同班同学许茹雪。”

宋文轩微微一笑，轻轻“嗨”了一声。

“幸会，幸会，以后打官司找你喽！”许茹雪笑着说。

“他擅长民事的，你以后邻里不和、夫妻反目、遭人陷害、申请破产都可以找他。”朱晓蕾揶揄着说。

“去，乌鸦嘴。你以为我有你那么麻烦吗？”许茹雪捶了朱晓蕾一拳。

宋文轩笑着看看她们说：“辅导员交的差我还没办完，先走一步了。”说完，他冲两个人拱拱手，走向通往电子系教学楼的小路。

“动作像个小老头，不过长得还挺帅。他约到你了吗？”许茹雪冲朱晓蕾怪怪地一笑。

“别乱猜啊！警告你。”朱晓蕾说着，抻平歪了的红色座套，坐上了许茹雪的单车。

“我说朱晓蕾，一个法学班的普通男生就把你迷住了？”

“也不知道你的脑子整天记什么，宋文轩——学校‘绿之盟’环保宣传社的创始人，法律系学生会副主席，校演讲协会

会长，法学班班长。”

“你怎么记性这么好？你这‘柔情毒药’终于有用武之地了？”许茹雪打趣说。

“我是‘柔情毒药’，可敌不过你那‘鸦片香水’。”

“我是龙涎薄荷沙棘花，你是水仙茉莉夹竹桃，满意了吧？”

朱晓蕾“呵呵呵”地笑起来。许茹雪不仅是她最好的朋友，还是她把嘴唇磨薄的最佳对手。她的嘴边好像随时都埋伏着足够数量具有强大杀伤力和诱惑力的兵马，没有几个人能逃得过去。

茹雪和晓蕾住在1号楼208室。208室共住着六个女生，门前贴着三个淡蓝色胖胖的字：“月眠坞”。字下面是一幅画：一头穿着褐色方格裙的小白熊睡在银色月亮摇篮里，四周是五颜六色的小星星。画正好挡住门上方方正正的那块玻璃。这是朱晓蕾的作品。

“你猜亚雯在不在？”许茹雪问朱晓蕾。

“谁知道这个书虫？整天像个要赶考的秀才似的。”朱晓蕾冲那头小熊做了个鬼脸，打开门。

宿舍里靠窗西侧的下铺一个胖胖的女孩边听音乐边“咯吱咯吱”嚼胡豆。她总是在不停地吃。她的胃永远处于不满足和劳顿状态。她叫鲁青青，读的是企业管理系。

朱晓蕾爬上靠门边床的上铺，头碰得一串紫色风铃“叮铛，叮铛”地响。她从钉在墙上的白色书架上抽出一本书，又俯下身冲下铺的许茹雪说：“茹雪，晚上教教我填报关单吧，听罗老师的课我头疼。”





“头疼找医生啊，我又不是郎中，不会开药方。”茹雪拿一个红棕小笤帚扫扫红蓝格相间的棉布床单说。

“你虽然不会开药方，可我的头疼只你一个人能治啊。”朱晓蕾索性伏在床沿上，探着头说：“你说罗老师怎么老气横秋的呢？听说也不过三十七八岁。”

“我觉得他挺好。不穿西装，裤子没烫得笔挺就叫老气横秋啊？学问不是花布，不是穿在身上的，在脑子里呢。”许茹雪靠在被子上，看着一本《出口贸易》说。

“幸亏学问不是花布，否则你穿不上一件时髦的衣服。”朱晓蕾说着，平躺到床上，看雪白的天花板，仿佛晃了眼，索性闭上眼睛，又喃喃地说：“看见他我就想瞌睡。”

许茹雪盯着书本，半天没翻一页。罗云山，一个总像有着满腹心事的老师。讲课时，他的手常常停在半空，像他一口流利的专业英语中的顿号，又像顺畅的思路一下子拐了弯，走了神。有点奇怪。

这时候，一个穿灰蓝格上衣、旧牛仔裤的女孩开门进来。她长发披肩，身材削瘦，略显苍白的脸，大大的眼睛显出几分忧虑和疲惫。

“亚雯，晓蕾说你要考状元呢。”茹雪看看床头的小闹钟说。

“日本外教不让下课。”亚雯说着，把书包放到靠窗右侧床的上铺。她读的是外文系，管理非常严格。

“想不到都二十一世纪了，还要受日本人的气。”晓蕾边说边从上铺爬下来。

“你学抗战历史学得条件反射了？”亚雯说着从门边高高的分成六个格子的脸盆架上端出标着“3”的脸盆，洗洗手。然



后从靠窗的木桌抽屉里拿出三个饭盆，用网兜装好。

“我的肚子闹运动了。我痛恨拖堂的老师。”

“我也是。”徐亚雯说。

茹雪用一个天竺葵红的木发夹夹好头发，又从手包里拿出饭票，三个人走出了宿舍。

第二天清早，茹雪和晓蕾以百米冲刺的速度下楼。上午有三节出口贸易课，八点上课，现在已经是七点五十分了。茹雪在楼下一排排自行车前焦急地寻找着自己的车子。

“你昨天放哪儿了？”晓蕾也很着急地问。

“明明放门口了，怎么不见了？”

“人间蒸发了？怪怪。喂，你看，那边车把上有一个纸鹤。”

茹雪伸手把纸鹤扯下来，拆开来看，只见上面写着：红色座套 26 车型的车主，因急于上课，借车一用，下午奉还。——中文系吴佳晨。

茹雪气得把纸条揉成一团，狠狠地丢到地上。两个人急急慌慌地往教室跑，一边跑晓蕾还一边说：“我觉得咱俩像被人追的小偷似的。”

“小偷也比咱俩从容，他大不了可以扔掉偷来的东西。可咱们不能扔掉书包。”

“有道理。”

茹雪和晓蕾刚刚坐定，气还没喘匀，教出口贸易的罗云山就到了。

罗云山中等身材，瘦瘦的，不修边幅，头发一如既往地乱，上衣好像从来没有平整过。他眼睛很大，眼窝微陷，注意力似



乎从来都不在学生身上。茹雪私下里觉得他像个印度人。“他的眼睛看着远方，他的心里想着情人”，这样的念头让茹雪自己也感到好笑。听说他的孩子都上中学了。罗云山讲课说话快，板书也快，一节课要写两黑板，纷纷扬扬的笔灰有点儿像烦乱的心绪落他一头一脸。

但罗老师课的确讲得很好，深入浅出，纵横捭阖，把枯燥的商业贸易讲得有条有理。茹雪常常听得着了迷。经济系的讲师、教授中有四大才子，罗云山是最年轻的一个。

茹雪的《出口贸易》课学得很好，期中考试是填一份出口报关单，茹雪得了大大的“A”，被罗云山贴到教室的墙上，要全班人都认真看看这份严谨、准确没有一点儿失误的报关单。并且说如果海关人员有茹雪这样的素质，咱们国家肯定每年多收几个亿。

说这话的时候，罗云山赞许地看茹雪一眼。这一眼却让茹雪慌乱起来。倒好像她做错了事似的，半天不敢抬头。茹雪觉得自己很可笑，心怀叵测一般。要是让晓蕾知道了，肯定挖苦自己是钟馗：心里有鬼。

“喂，你看，罗老师眼睛里那么多铁锈。”晓蕾小声对茹雪说。

茹雪看看罗云山，没吭声。

“听说他要评上教授了，教授的眼睛都这样。”晓蕾又说。

“你知道什么。”茹雪坚决地否定。她最不愿听别人说有损罗云山的话。就像十五六岁的女生最讨厌别人说她们心里的偶像的坏话。茹雪不肯承认自己崇拜罗云山，但事实却是如此，只不过增加了理智的成分。

上完课，晓蕾和茹雪并肩走出教室。茹雪见罗云山匆匆



往经济系办公楼走去，身体前倾，两条胳膊摆动得很快，很急迫的样子。他干什么去？那么急！

“咱们去等那个‘偷车贼’，敲他一下。”晓蕾边走边说：“那个叫吴佳晨的，也太拿自己不当外人了。”

茹雪没说话。

从经济系教室到女生宿舍楼，不过七八分钟的路。两个人说着话，就到了宿舍楼前。

天晴了，太阳光像沾了水的钝刀割得人浑身不舒服。蒸腾的热气沾了霉味扑人的脸。两个人站在宿舍楼门前的大槐树下，晓蕾从包里掏出一本书来扇着。

离宿舍楼不远处是一片面积不太大的足球场。因为管理没跟上，草坪露出一块又一块空地，像打了一个个补丁。一群穿着五颜六色球衣的男生，用劲地踢着一只早已没有外皮的足球。

“哎，你看那不是宋文轩吗？”茹雪拍拍晓蕾的肩，指着在足球场角落一棵大树下喝汽水的人说。

晓蕾顺着茹雪手指望过去。果然是宋文轩，穿一件蓝白条运动T恤，一条运动短裤。这时候，宋文轩喝完汽水，跑到场地，不经意回过头，看见了晓蕾和茹雪。他跑到铁栏杆边，冲两个人挥手。晓蕾和茹雪走到近前，隔着放着一排自行车只搭了顶的车棚说话。

“你是哪个队的？踢什么位置？”茹雪问。

“‘黑豹’队前锋，攻击手。”宋文轩伸出腿，做了个漂亮的勾吊动作。

晓蕾看着额头滴着汗水、衣服汗湿贴在身上的宋文轩，自己也感到浑身燥热起来，仿佛每一个毛孔都渗出了汗水，满身



的不自在。

“做个狙击手才有胜算。”茹雪说。

“我知道你挖苦我呢。狙是猴子。”宋文轩说。

晓蕾笑起来，茹雪遇到对手了。

远处，一个带着球的男生大声喊宋文轩，让他归队。宋文轩冲两人摆摆手，赶紧跑过去。宋文轩球踢得很好，带上球像一柄尖刀，直插对方心脏。不过 20 分钟，宋文轩独进两球。在兴奋的欢呼声中，宋文轩所在的“黑豹”足球队越战越勇，所向披靡。而对方，“马达”足球队士气全无，溃不成军。

“宋文轩，加油，射门。”晓蕾看得入神，见宋文轩又截到了球，不由地大声喊出来。

宋文轩听到晓蕾的声音，稍一愣神，球被对方后卫断去了。但宋文轩反应更快，上前一脚铲射，球进了对方的网窝。几个男生欢呼着跑过来，压到宋文轩身上。这一脚终结了“马达”队通向胜利道路上的命运。“黑豹”赢定了。

晓蕾的心本来瞬间提得老高，现在慢慢放下来。她长长地出了口气。

这时，一个戴眼镜、文质彬彬的男生把一辆 26 红座套的单车放在女生楼前。茹雪拽拽晓蕾的衣服。那是茹雪的车子。

晓蕾走过去，拍拍他的肩。

男生吓了一跳，回过身，拍拍眼镜。

“你是吴佳晨吗？”茹雪问。

“是。请问您是——车主？”男生看看茹雪有几分恼怒的架式，脸上挂着几分小心，一点疑问。

“我们上课也要急着用车，你害我们迟到了。你说怎么办



吧？”晓蕾胳膊交叉在胸前问。

“请吃冰淇淋？算是道歉。”男生一脸歉意。

“行啦，下不为例。”茹雪见那个男生可怜兮兮的样子，赶忙说。

“好，和路雪冰淇淋，每人两盒。”

那男生吐吐舌头，冲茹雪感激地笑笑。

校园门口有一家“稻草人”冰点屋。三个人找个安静的角落坐下。

“你挺有本事，怎么开的我的车锁？”茹雪用小匙拨弄着冰淇淋盒里的一颗草莓，问吴佳晨。

“那种链锁钥匙十有八九是通用的。你不知道？”

“你当过锁匠啊？”晓蕾边吃冰淇淋边问。

“我爷爷是锁匠，小时候跟他学了一手。”吴佳晨笑起来有点儿腼腆。

“念你是初犯，今天吃冰淇淋，如有下次，要去三里屯，两杯干桃红外加一碟鲜柠檬。”晓蕾说。

“我要力木森木桶，十年以上的白兰地加土耳其烤肉或者是彩虹型蓝色夏威夷加得克萨斯烤牛排。”茹雪说。

“如有下次，我自己买一辆自行车。”吴佳晨低低的声音说。

“那给我们配把钥匙？”晓蕾说着看看茹雪。茹雪忍不住笑起来。

徐亚雯家在北京，学校离家很远，她要骑一个半小时才能到家。想想已经两个月没回家了，该回去看看母亲。可徐亚雯实在是不愿踏进那个叫做“家”的地方。



亚雯家住得很宽敞，三室一厅的大房子。这归功于他继父吴一恩的父亲，给他留下了一个小四合院，平改楼时，吴一恩理所当然地住上了在北京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大房子。家里稍加装修，并不豪华，但也不寒酸。

亚雯开了家门，母亲还没回来，继父一个人在客厅沙发看报纸。

“雯雯回来了。”吴一恩站起身，满脸过分的热情。他身材不高，黑炭一样的脸，歪着鼻子，右颊有一道虫子一样的伤疤，十分丑陋。现在，他一双小眼睛在亚雯浑身上下骨碌着，像掉进油缸的老鼠。

“我妈呢？”亚雯在门口换上拖鞋冷冷地问。

“你妈练气功去了，天天练，每天要八点钟才回来。”

亚雯看看客厅上的黑框石英钟，才六点四十分。

“雯雯，怎么这么长时间不回家？我和你妈都惦记你啊！生活费还有没有？一直劝你回家住，你就是不听。”吴一恩唠叨着，脸上贴着一层讨好的笑。

“我累了，想休息一会儿。”亚雯说着，进了自己的卧室，把吴一恩关到了门外。

“雯雯，爸爸关心你，你跟爸爸说会儿话，行不行？”吴一恩踮着脚站在亚雯卧室门口说。

亚雯一声不吭。她憎恨吴一恩，憎恨他假惺惺的样子，讨厌他龇着黄牙笑，无法忍受他一双小眼睛在自己身上溜来溜去。

“亚雯，你出来，爸爸跟你说件事。”

亚雯打开门，差点把吴一恩撞倒，她不耐烦地问：“什么事？”



“你下学期学费的事。”吴一恩慢吞吞地说。

“怎么，不想供我读书了？”亚雯带上门，走到客厅沙发前，坐下来，脸上像挂了层霜。

“不是不供，我想叫你住到家里来。我和你妈都老了，都想身边有个人。”

“我功课忙，骑车要那么远才到家，每天回家，还怎么上学？”亚雯皱起了眉。

“我给你买月票。反正你一周才二十几节课。如果下课晚了就打车回家，我给你报销。”吴一恩坐到亚雯对面，头向前伸着，只恨嘴巴不够长，不能伸到亚雯的脸上。

“系里经常有活动。”亚雯捂住鼻子站起身。她闻到了吴一恩嘴巴里浓重的口臭。

“那你就是不要这个家了？”吴一恩提高了嗓门。

“你有资格说这话吗？如果你还是个人，你好好问问你自己。我一岁的时候就没家了。”亚雯声音很大，眼睛里冒出怒火，心却一揪一揪地痛。

“你好好考虑一下，如果不回家住，下学期学费我不负担。”吴一恩说着，看看徐亚雯，似乎有些心虚。

亚雯盯了吴一恩一眼，目光锐利。吴一恩低下头，害怕被亚雯眼里的小钉子钉伤似的。亚雯起身背起书包，换了鞋，摔门而去。还没走下楼梯，碰上拎着半篮菜正上楼的母亲。

“雯雯回来了，怎么刚回来又走？”亚雯的母亲徐萍拉住了亚雯问。

亚雯强忍着眼泪说“系里还有课”，抽出胳膊跑下了楼。

天已经全黑了，亚雯慢慢地蹬着自行车，看着街头的灯河车流，眼泪爬满了脸颊。走过护城河大桥，亚雯停下了车，伏



在冰凉的桥栏杆上，风吹着亚雯的脸，她感觉皮肤紧绷绷的。桥边三三两两的情侣依偎着走过。亚雯看着昏暗灯光下映成黑色的河水，觉得那就是自己的生活。没有方向，不知道路在哪里。生命里永久的伤痕已经深入到骨髓，无法愈合。

远处，一缕歌声颤颤地在拥挤的夜色里飘着，有一种散漫的忧伤。亚雯脑子里一片空白。

“小姐，你很寂寞呀？”一个梳背头、穿方格衬衫的中年男人走到亚雯身边说。

亚雯冷漠地看他一眼，抽身去推自行车。

“小姐，想不想交个朋友？你人很靓啊。”那男人仍穷追不舍。

“滚，滚。”亚雯停下来，怒视着那男人。

“做不做生意没关系啦，碰上就是缘分嘛。”中年男人继续说。

亚雯踏上自行车，猛地往前蹬，差点将男人撞倒。

她心情坏到了极点，在马路上飞快地骑着车子。红灯亮了，亚雯仍拼命地往前骑，一辆出租车发出刺耳的刹车声停在亚雯跟前。

“你找死啊？”出租车司机伸出脑袋骂着。

亚雯惊出了一身冷汗。转过车把，停在路边。

亚雯回到宿舍，只有下铺的鲁青青在听崔健声嘶力竭的《一块红布》，嗑瓜子的声音“咯吱咯吱”让人心烦。亚雯爬到上铺，铺上有几只鲜红的草莓，下面垫的白纸上写着：晓蕾。亚雯把草莓捧在手里，看了半天，才拿起一颗放在嘴里。自入学的那一天起，她就和茹雪、晓蕾一起吃饭，性格迥异的三个人很自然地成了好朋友。但没有人知道她的心事，她始终封